

十八不禁

我已經十八歲了。

一歲的時候什麼都不懂，三歲四歲上了學，十三歲談了場尷尬的戀愛，十五歲時以失敗收場，同時考上理想高中，十八歲則考了場大考，但可能在同一年需要考第二次，目前仍然單身。

終於到了不能再被錯認為小孩子的年紀，就是要在買酒時給出身分證，即使不想喝，也想拿出來給店員確認；感冒再也不去小兒科，懷疑他們會給十八以上的人看診嗎，同時拒絕媽媽陪同，就是要自己去耳鼻喉科啊，感覺特別獨立，請不要攔著我；在外縣市讀書，高三租了房子，就是要晚上在外面鬼混到十二點，並在媽媽打電話來的時候，有個性的忽略。

但若問我去哪裡，其實只是租屋處後面的小公園而已，偶爾有小孩子待到很晚，難道現在的孩子也那麼晚睡嗎？爬到大象溜滑梯上面，再溜下來，這實在太單純太善良了，我嘆口氣，覺得很冷，小兒屁股三把火，我的火已經滅了吧，還是回家吧，我走下溜滑梯。

其實，身為高中裡頭前幾名十八歲的人，在別人都未成年之前，我的年齡和身份證是非常有價值的。

高中班級感情很好，相約著跨年，約在某同學家名下的第二棟房產裡，那天班上的人幾乎全到了，大家蹲坐在地毯上玩桌遊。等到某同學的父母回家後，有人開了電視，「來看點特別的吧！」她笑，大家都笑了，像一群偷吃乳酪的老鼠。

「你成年了嗎？」

新細明體以極度冷靜的姿態出現在電視屏幕上。

「電影部分內容已依影視分級制度歸為限制級，未滿 18 歲不得觀看。」後面還畫了一個被紅色鐵籠監禁著的，18。

「你來！」那人說著，胡亂地把遙控器丟到我手中。

十八不禁，允許通行。

螢幕馬上跳出電影的開頭，二十幾個即將十八歲的女孩子，收拾起嘻笑的模樣，正襟危坐地，擺出女中學生應有的認真相貌，看格雷的五十道陰影。

鏡頭越拉越近，男主角刮鬍子，男主角脫上衣……看到這裡有人遮起眼睛，我把身體轉過來，感覺臉火燒火燎，也看見有人把眼睛睜得更大，看見有人遮眼睛的手露出一條大縫隙，看見有人雙頰紅的像兩團小火焰。女主角親男主角，像一條大蛇般折彎身軀，舌信子艷紅艷紅，女主角露出內衣……他們靠在床上，他們喘息伏低……

啪，電視停格，某同學按下了暫停鍵。

「不行，你們……真的要看嗎？」她耳尖通紅，聲音極細，一點氣勢也沒有。看啦！

不要看啦很害羞欸！

一群女生一邊笑一邊討論要不要繼續，最後沒有人願意當再次按下播放鍵的人，我們一團人抱著枕頭睡倒在一起。

十八雖然通行，卻在路口停格，漸漸，螢幕暗下來了。

格雷的五十道陰影出完三集，我們這群人卻還逗留在第一集的開頭，那時安娜和格雷還好好的，在我們心裡他們只是上床裸睡了一覺，非常，自然健康。

十八未滿，大家爭搶著做一些法律禁止事項。第一次喝酒是在一間 KTV 裡，好朋友約了唱歌，出發前不停交代，要帶身分證喔，我說好。到了賣場，一人提兩手啤酒，做出熟練的樣子，原來一手是指一手拿起的份量啊，我想。但最後還是露了馬腳，朋友帶著學校書包，上面大大印著校名，純綠色的背包看起來乖巧溫馴，手上拿的東西雖然也透著碧綠，卻被收銀員要求身分證。

他在心裡對我的生日做了一番加減後，好心的溫聲提醒，「下次別背書包了，規定學生不能買，不然不會查。」

我們把書包丟在地上，結了賬，心想他真是個好人。

回到了 KTV 付了開酒費，那天我們大醉，道了別後，我搖搖晃晃的走回租屋處，連大馬路都迂迴了，走路在跳舞，世界做體操，便利商店玻璃窗映照著我紅彤彤的臉，像一顆紅色大饅頭，我吃吃的笑，看起來真喜氣，回到租屋處後，倒在地上就睡著了，那天還夢見粉紅色的雲。

真成人啊，我在夢裡想，醉倒是一件浪漫的事，我是合法的，美好的十八歲。那年偷打了耳骨洞，在身體另一處穿上特殊環；計劃刺青；回家想投公投，在投票所外發現身分證忘了帶，才驗證首投族會忘記證件的都市傳說是真的；預約考駕照，但在那之前要學會騎腳踏車。流連在酒精浸泡後的夢裡，蒸發酒氣瀰漫成煙，朦朦朧朧地擁有甜蜜味道，像被美人親過般，浮著淺淺粉色金色，那春天裡曖昧恍惚的，花開的時刻，我喜歡那樣的時光，我想。

之後許多人進入十八歲，我常提著啤酒當別人的生日禮物，儘管酒在校園是禁止的，但校規禁止不了我們成年。許多人畫起了妝，眉毛描摹成好看的弧，開始收著下巴走路，裙子摺了又摺，露出纖長的腿，有人染了頭髮，有人燙捲，咖啡色的鬢髮是瑪奇朵的漂亮茶色，有人塗起了指甲油（這是校園禁止的另一項目），在被教官抓住後轉而尋求校園自治，要求投票奪回塗鮮紅指甲油的學生權利。

也同樣在那年，社團活動裡，我遇到了他，一來一往開始聊天，沒有相約的預期，我們看進了彼此的眼睛。原來我也可以跟人聊天的，不會覺得煩，聊到睡著，隔天早上醒來馬上想起，覺得兩頰發紅，最後發現，遇見他之後，世界好像變得更好一點點。

沒有打電話或回他訊息時，做了許多心理測驗，看了許多星座文章，「哪天會成真的吧」，我對自己說。從此花季會無限延長，城市間縮得更近，天空藍的彷彿透明，陽光

在冬天也溫暖，心臟滿滿的。會不自覺的傻笑，別人都說怎麼變得呆了，儘管上課開始聽不懂，可是好像也更快樂。原本覺得生活有點累，可是那樣的感情成為燈火，那些日子裡世界就染上蜂蜜的顏色，身後長出薄薄的翅膀。

我們越來越靠近彼此，但——在關係即將改變的那一條分際線前，我仍然把他推開。

轉過頭，發現自己還沒準備好面對這道題目。突然覺得那些說想你的話都太過黏膩，開始猶豫要不要打開有你訊息提醒的對話框，開始用段考的名義來閃躲，其實私心想暫停一下。前一天真真切切喜歡著，今天卻覺得盲目，要是醒來的早一點，或沈睡久一點，能避免尷尬和傷害嗎？書裡的乾燥花有保存期限嗎？那些以為張開手就能抱緊風的日子，在關閉對話框的一刻，成為永恆的否定。

和開始一樣毫無預期，彷彿春天的暴雨提前摧折了花季，我感到恐慌，於是跑去問Google我在害怕什麼，它告訴我：**賽林格說，「有些人覺得愛是性，是婚姻，是清晨六點的吻和一堆孩子，或許愛就是這樣。萊斯特小姐，但你知道我怎麼想嗎？我覺得愛是想要觸碰卻又伸回手。」**我關掉網頁，忽然覺得人生有點難懂。

我越走越遠才越發現，十八歲除了意味著自由，被給予通行的還有很多，責任、大考、無知茫昧的未來。十八歲這一年的日子過得快，除了以指數關係成長的高三的書，眼裡漸漸容不下其他。大考將近，想要把未來緊緊收攏在手心裡，在偷偷把拳頭露出一小縫後，才發現裡面還絕望地空無一物。

我想起十月某個剛發完模考成績單的傍晚，城市的風涼涼地颳進心底，蚊蟲出沒覓食，有一隻停在我的手臂上，幸好我正流著淚騰不出手打牠，否則美好下午就染上血的顏色。天光自門邊透進來，R遞給我幾張春風衛生紙，我接過，用力擦掉眼淚，但眼眶仍不停分泌淚水，如低氣壓不斷上升凝結成雨，而我擁有的僅僅是一把破舊的傘。

「妳一定要讀商？」R問，我點頭。

R搖頭，告訴我並不一定要讀商嘛，讀人才缺乏的文也好呀，媒體更不錯，機器人年代裡，有創造力的人才能贏欸，讀會計幹嘛呀，機器人要取代會計產業了啊。不然讀廣告好了，更無法取代啊。

我更憂心了，考卷上紅色墨水撇捺間，早早替我算好了命符，膨脹過頭的理想成為嚴重肥胖，路口卻極窄，絲毫沒有容忍放寬的權利。我凝望R，打從心底謝謝有一雙善良眼睛的R，因為長大了才發現，不是所有人都願意聽我說，那些骯髒的情緒。

我好想問她，不考大學的話，能不能搬進雨林呢？再成為一棵樹隱居？不散發負面情緒，轉而製造美好氧氣，和樹群交換氣體，各自為各自的一小部分，我因此擁有長高的基因，長得很成功，很好。但是，生物課本卻明白地跟我說：親愛的，植物界和動物界是不一樣的，你並不能成為一棵成功的大樹。

紅筆終於成為解剖刀，割破張裂表皮，最後我在地上的污水坑裡，瞥見塌陷後那慘淡瘦弱，不堪再看的內在。

十八未滿，我急著想走得快一點，坐上開往遠方的火車，走進下一個嶄新的月台；十八不禁，才驚覺我正赤足走在碎石路上，甚至勾不到買票的窗口。從寒涼的秋天進入嚴冬，眼鏡厚了，世界灰濛濛，黑板筆記滿滿的，卻只看得清教室旁學測倒數的小日曆，一頁一頁越翻越薄。

一百七十九天，九十九……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。

學測就上。

看著迢遙的遠方，最後我們都滿十八了，發現自由有時也沒那麼快樂，要自己努力，要自己負責，小孩子的彩色泡泡破了，濾鏡眨眼消失，一切更真實，鮮豔的兀自鮮豔，眼睛偶爾卻也無法，無法掩蓋這個既疏離、又色調昏沈的世界。

某日我坐在溜滑梯上，小孩子們仍奔跑嬉笑吵鬧，無憂無慮，我一邊望著被光害漂白的天空，一邊眼角餘光看見有個不怕生的小男孩跑來，坐在我旁邊。

「姊姊妳要不要和我一起玩？」他聲音脆生生的，像是脆迪酥又酥又脆。

「才不要，我好累。」

被我拒絕，他一點沒有落了笑容，「怎麼會累啊，時間還這麼早呢。」他又問，「姊姊幾年級？」

時光還這麼好呢，我彷彿聽見。望進他的眼睛，裡面純純的，像玻璃，又像藏了塊翡翠帝王綠。

我已經十八歲了。想了想，句子在到達牙前就被吞嚥回喉嚨。

「好吧……那我們一起玩。」我說。

拉起小男孩的手，彷彿路樹在晚風裡搖曳，後來我們一起，一起溜下了大象溜滑梯。